

# 一代學人陳含光

## 花下徘徊春光暗來

太史公作史記，所選用的材料，必先求得真實，然後采錄，無怪乎劉向、楊雄之流，都稱讚他有良史之才。因為記事論人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稍有不慎，貽誤無窮。因此，我為中外雜誌寫一代學人陳含光先生的事略，亦復多方探搜，力求真實，採用他的高足弟子張百成先生所記的不少，而我與先生交往經過有可錄者，亦擇要編入，所可惜者，仍不足以發揚先生的潛德幽光，這是我所惶恐不安的。

世人皆知先生是詩家、書畫家，精於漢魏六朝文的文學家，而對他平凡中有不平凡的精神，也許未能盡知。吾生也晚，本不足以知先生，但就平素見聞所及，略知他的家學淵源，與風格高尚，才思敏捷，以及愛國如命，愛人如己，臨難不苟的操守。此即孟子所謂：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。」先生庶幾當之無愧！

先生原名延韜，字含光，以字行。祖籍儀徵，因久居江都，遂為江都人。但他為人作書畫、署款，仍喜用儀徵。他的祖父名彝，字六舟，別號聽軒。清同治成進士，授編修，為清名臣，負

氣敢言，彈劾無所避，累擢巡撫，禮部侍郎。父名重慶，官至觀察使，亦精通學術，擅書法，爲書力主唐人「間架」之說。所以，先生淵源彌遠。當七八歲時，曾侍祖父官隴西，時譚文勤公鍾麟，方爲總督，同官西陲，交往甚殷，文勤見先生童時清秀異常兒，因以「釣魚」屬對，先生應聲曰：「救蟻」，因甚奇之。先生與文勤哲嗣延闈，組安，同伴遊，年事相若，爲「總角交」。及至民國以後，組安顯貴，屢函相邀，先生不肯，與通一箋，以示無用世之志。先是，當十三歲時，作「梅花未動竟先香」賦，起首八字曰：「花下徘徊，春光暗來。」又有賦「泰州松林庵短歌」云：「知有雲霄未肯干，豈無華蓋從渠長。」就上述四句，已足見先生以學問自勵，詞章名世，而不甘趨炎慕勢以取功名之志趣，固已早寓於文詞中了。

滿清末年，先生亦曾以拔貢遨遊北京，親見朝政窳敗，人心日偷，外侮日急，更堅定其求學問，不求聞達的素志。嘗賦望西山歌若干首，以據憤慨之心情，飄然返故里，閉戶讀書。家庭環境，原甚豐裕，絃歌酒宴，經常不輟。

先生治學，自小學校勘入，又喜莊周齊物之說，好爲漢魏六朝文，及篆楷，山水畫，大抵千門萬戶不主一家，而終求與古相化。中年以後，兼涉釋典，外觀世變，內省身心，澹泊意志，益趨堅定。先生嘗有言曰：「吾少日豈不樂爲范滂耶！然每觀孔北海，嵇叔夜，所以卒不免者，性剛氣烈，志廣才疏故也。余才疏不減昔人，若更以剛烈之志，廣有所營，將何以自免。淵明自非所及，苟自樂其樂，不求不忤，以遁於庸衆之內，庶猶可畢餘年。」我們讀先生這段高論，其人

其志，可以想見了。

湖南王闈運，主秋，爲一代文雄，對於古今文人，向少許可，但「湘綺樓日記」特書曰：「江都陳延韓，甫弱冠，所作已斐然成章。」先生在燕所作「流水音賦」，爲劉師培申叔所見，驚曰：「此枚乘之亞也。」「史公碑」一文爲伯甸携示湖北黃侃（季剛），黃曰：「過洪北江矣。」劉黃兩氏，對先生文詞推重如此，是先生文章固已早有定評了。先生又嘗言曰：「汪容甫、王壬秋，卓然冠絕古今，若光者，曾何足以言文，特以吟咏之餘，偶從事耳。」寥寥數語，則先生虛懷謙德，益令後之人肅然起敬。

先生論詩甚多，雖盡萬言，亦難畢舉，嘗賦「論詩絕句二十首」，自爲之註，具見卓識，非尋常人所能道得出，所敢道得出的。曾有言曰：「民國以來，說詩者，大率祖宋祧唐，不知此道非自風騷入手，而後自漢魏順流而下，如人釀酒，如蜂造蜜，無處非古，而古人形迹略不見於其間，無從有得。」又有言曰：「吾來臺後，倡詩人合一之論，以爲詩者，凡人之情也，人之情萬變而不齊，故古今詩迄無一人相似者，然必熟於古人，積歲月以醞釀之，以得其達情之法，字句音節是也，非倣之也，久而與之化也。論其源，則一法不立，語其流，則萬法兼收。今人或曰師古，或曰創作，則是詩與人對，詩與人對，則詩自詩，而人自人，於是併己之力以求詩，雖所作極工，求所以爲真詩者，亦已寡矣。故光之爲詩，非唐人，非宋人，非同光體，亦非非同光體，稱心而言，佇興而就，成爲一己之詩而已。」

## 風度瀟灑平易近人

先生風度瀟灑，平易近人，凡所接見之人，無分長幼貴賤，一概和藹相待，有請益者，則必誠懇解答，故能令人敬而親之，此真所謂：「汪汪若千頃陂，澄之不清，滄之不濁，不可量也。」但先生一生不喜多著述，無事時，則必靜坐，或問之曰：「用道家法乎？」曰：「吾最不詳道家，特以其滅嗜慾，寧心志，可資晚年修養耳。」平時喜寫山水，由王石谷上趨宋元，惟自以為有筆無墨，故不能工。獨推服舊王孫溥心畬所作，嘗曰：「其人其畫，三百年來所未有也。」世人每得溥畫，輒求先生題識，一時有溥畫陳題之說，或有人言：「較諸清代『潘畫王題』實有過之無不及。先生書法，得自家傳，不甚信蘭亭諸帖，以為多出自唐人所摹，而唐人行書，自歐顏以外，十之七八，出於聖教，若取而習之，則唐書，唐刻，去真跡不甚遠，亦足以自名一家。先生亦好篆書，收藏篆碑，自秦迄元數十冊，晨夕耽翫，並親註六書之誤於其旁，故先生作篆，一本於說文。而筆勢樸厚，遒勁，在江淮間，自吳讓之以後，無與倫比。我還記得史學家柳翼謀輩，壽先生七十誕辰聯意，謂書法在讓之之上，但聯句甚長，我已遺忘了。」

抗戰軍興，揚州淪陷，先生未及遷徙，城破後，日酋首邀先生出主地方維持會，威迫利誘，無所不用其極，先生誓死不屈。駐揚州日酋，略通華學，久仰先生文名，求謀一面，先生始終託病拒見。洎夫日本投降，先生聞捷報，驚喜之餘，疾書一聯，張之門首，句云：「八年堅臥，一

且昇平。」在八年漫長歲月中，先生不憂不惑，居險如夷，實得力於一個「堅」字。

先生昔年曾贈我一聯云：「行窩何處有安樂，皇極今年見太平。」係以大篆寫成，至今尚保存。迨勝利復員之始，江蘇省政府遠處皖北，一時不易遷回，特在揚州設置「淮南行署」，以長江下游挺進軍副總司令陳泰運將軍爲主任，我奉派爲行署秘書長，並兼任政務處長，陳將軍養疴南京，我代理主任職務，因便得與先生時常過從，大抵每週間，總要抽暇往謁先生一次。記得有一天，先生忽扶杖過署訪我說：「今天有許多軍隊，強要駐紮我家，再三懇商無效。我的廳房兩所，餘房數間，盡是先人遺物及書籍，恐怕要損毀無餘，特來請求保護。」我考慮一刻，懇切答道：我決竭全力保護先生家宅安全。於是立刻往見黃百韜將軍，這時黃爲整編師師長，駐防揚州，爲地方最高級軍事首長，詳商許久，決定會銜布告，張貼於先生門首，嚴禁軍隊駐紮。本署少數高級職員，亦不瞭解我的旨意，並且問道，何以對這位老先生如此重視？我對他們解釋說：「政府不能保護人民住居安全自由，尤其不能保護一個有清望、有學問的學者研究的自由，這個政府，不會得到人民擁護的。從前徐樹錚上將會說過：『國家養兵十萬，不如尊一大儒。』」他們這才恍然大悟。

## 一丸東海六載南荒

先生七十歲壽辰時，我正遙返宿遷原籍，籌劃參加行憲第一屆立法委員競選，無暇回揚祝壽

，曾借清人詩句：「人指所居爲福地，天留此老應文星。」爲壽儀，先生復書略謂：「賤辰承友好貽詞不下三百件，而足下聯句，雖不敢當，屢讀有味……」自此以後，一二年間，大局變化無常，我亦播遷不定，未嘗與先生通音訊。某年，避地昆明時，各方消息，更是隔闕。這時，適值洪蘭友秘書長，因公到昆，當詢先生近況，他說：「含老已到臺北，一切安詳。」兩載的煩悶，一夕得釋。未幾，昆明叛變，我變姓微服，隻身逃入緬甸，歷經三個月艱危，輾轉進入香港，即作書寄臺北，問先生起居，並附七律一首，但詩太淺俗，不願錄出來，貽人作嘔。旋得先生和句云：「一丸東海羈栖久，六載南荒涕淚酸。生世所餘惟一死，凱旋何日盛三單。滄溟波動龍鱗暖，太白光高劍氣寒。願向緇流習禪誦，忘言漸已到詩壇。」並承臨唐碑一幅見貽，又附一箋云：「十年之別，若一瞬耳。而時局紛紛，如入噩夢。遂至於此。弟衰殘之歲，幸兒子在校教授，得到比苟完軀命，雖寒薄無似，然比之故鄉囚繫，已若天堂矣。此間天昏窗暗，小字已不能書，餘日無多，祇有勉力學佛。友人頗有披緇入道者，自恨不能似之，惟因此故吟咏亦所懶爲矣。承示大作，極感，勉和一首，都不成語，尚祈加之斧削，爲感，爲感。」寥寥數十語，字仍挺秀。因先生作書、作畫、作詩文稿，從不潦草，即與人短札、便條，亦無一筆苟且者。於此足見心靜神完，眞足爲吾輩後生所效法的。

先生繼承遺澤甚厚，加以自身的「博學清操」。如欲用世，何所求而不可得，然而，他終身澹泊自處，一介不取，視功名富貴不啻過眼浮雲。因爲他已看透了晚近功利之徒，終日奔走周旋

，鑽營不已，趨諂諂脅，自以爲才智兼長，故先生甘願矯枉過正，以樹立超俗逸凡的風範，終身自樂其樂了。先生居恒不喜多論是非，但有時片語亦足以解人頤。凡有問字求教者，必誠懇指示。所作字、作畫，從不率意而爲，嚴肅中亦寓變化之能事，莫不表現他的個性與特殊之風格。畢生著作不多，行世者，有「含光儷體文稿」三冊，「含光詩」兩冊，俱係影印手寫稿本。此外，手批前人詩，及聯語，遺傳於世者，亦復不少。詎料，國步方艱，天不憚遺一老，竟於民國四十六年三月十六日，遽歸道山。設奠之日，臺灣耆宿、詩人、名流、巨公，紛紛自各地來與祭禮，氣類之感，如此其深。公上私諡曰：「元靖先生」足見公道自在人心，亦先生平生積累所致的。

先生哲嗣名康，早歲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，留學英國、德國，爲柏林大學哲學博士，精研中外學術，所著文章，已爲國際間所傳誦，先生已有子了。最近，蔣總統倡導文化復興運動，以期恢復民族自信心與創造力，宏揚我獨立的完美文化，已博得舉國人士，同聲響應，故不久的將來，當能摧毀共匪的偽政權，而奠定中華民國的大一統。以上兩件事，我想先生地下有知，自必拊掌含笑。